



然而也需要看清的是,有鉴于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,以及现代大学教育的内在属性,诸如“下地种菜”之类超高还原的实践课,其实际效果注定不宜过度夸大。毕竟,农学专业的毕业生,还是要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生产者。

□然 玉

| 推荐 |

若任何细节都可以被无限放大成为被戏谑的理由,那么,每个人、每一个群体,都可以瞬间被伤害被践踏,无力讨得半分公平。

全民狂欢下的“油腻中年男”

近日,中年男人前所未有地被占领了微信、微博等社交网络,起因是“油腻”。这场“风暴”发酵程度甚至远超黑豹乐队乐手保温杯枸杞事件。一时间,发胖、不洗澡、讲段子、爱教育人,甚至“把串儿”,都成为“油腻”的注脚,让众多中年男人从社会“中流砥柱”变成了被嘲讽被奚落的对象。

事件的起因,是那位曾经有“春水初生,春林初盛,春风十里,不如你”之类文字的作家冯唐,写了一篇《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》。这篇文章被疯狂转发,更引出了“中年油腻男”特征二十条、“中年男去油大法”甚至“中年油腻女”标准等类似于集体狂欢一般的大喧嚣。除了文字还有漫画,不知还会不会继续有相应歌曲应运而生。当然,各种声音当中,也不乏冷静理智的分析。其实,参加“狂欢”的人们,也并非一味无脑追风,大多数人心里,是多少存在反思的。只不过,“莫须有”变成了“必须有”,全民狂欢的机会,错过可惜,“双11”都需要拼奥数了,喷一喷那些无力还击的人,成本更低些吧。

说白了,对中年男人的吐槽,只不过是众多“标签化吐槽”的最新衍生品。在“广场舞大妈”、“拜金女”、“中年妇女”、“碰瓷老人”、“熊孩子”之后,终于轮到“油腻中年男”了。细想之下,其实所有“标签化吐槽”的实质,都是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”。“先定个罪名,所有人往里填罪状”,是基本规律。细看有关对“油腻中年男”的所有指控和戏谑,就可以发现,如果说真有“油腻”这种特质的话,男女老少,都应该一同“去油去腻”,不论性别年龄。

中年男人这个群体里的大多数,其实特别不容易。张爱玲说:“中年以后的男人,时常会觉得孤独,因为他一睁开眼睛,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,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。”一辈子打拼,扛能扛的,顶能顶的,终极目标是有钱有闲还要有情怀、满足其他所有人的需求,但猛一回头,却发现自己活成了别人口中的笑话。这种滋味,相信其他被“标签化吐槽”的所有群体都有深刻的感受。从被依靠、被期待、被英雄化到被鄙弃,整个过程快得让人目不暇给。特别是,被贴上的那些标签,也许并不是某个群体的共同特征,而只是个人修养、个人素质或者是个人品位取向的体现。是大妈并不一定爱跳广场舞,而爱跳舞的大妈们发现自己放大音量扰民,戴上耳机被说成幽灵。中年妇女们顾不上“对镜贴花黄”是邋遢,注重仪表被说成老黄瓜刷绿漆或者干脆就是老公有了外遇。就连非人类的保温杯,也被生生加上了“变老”、“愚昧养生”的标签。在凭空嫌弃他人、以戏弄他人之乐的环境中,相信每一个人,都得不到真正的安全感。因为人无完人,若任何细节都可以被无限放大成为被戏谑的理由,那么,每个人、每一个群体,都可以瞬间被伤害被践踏,无力讨得半分公平。

“标签化吐槽”,可能会随时殃及每一群人、每一个人。因此,也许对他人抱有最大的宽容和善意,才是和谐温暖的社会环境的基础。(北京晚报)

大学“种菜课”,是怎样一种理论联系实际?

浙江农林大学农学院有一门必修课叫《农业生产综合实训》,下地种菜是这门课的重要部分,期末成绩主要看收成以及同学们的参与度,太差的拿不到学分。学校对本门课程要求严格,还请来了资深农民当助教,根本糊弄不过去。学生们从大一开始就要下地干活,怕虫子、怕晒黑,种不出萝卜番薯就拿不到学分毕不了业。(11月2日《钱江晚报》)

即便对于一所农林大学的农学院来说,将“下地种菜”作为必修课也并不多见。这一既有专业内涵又有生活意趣的课程设置,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现代大学教育的某种修正。相当长时间以来,高校教学过程理论与实践的脱离,已然引发了种种问题。比如说,学生们的就业不适,人才结构的不合理等等。置之于此种大背景下,“下地种菜”如此接地气的必修课,注定会获得围观与激赏。公众的朴素

期待,无非是希望大学能够多一点类似的练手机会和技能训练。

当然,有必要说明的是,就算绝大多数农业大学没有开设所谓的“种菜课”,但是它们同样有着各自的实操课程。现实中,此类学校普遍都自建或合建有专门的农场、果蔬基地等等,以此为平台,学生们得以在特定场景下“将理论运用到实践”。只不过,与“种菜课”存在根本不同的是,这一情境下的“实践”其实更多还是观察和实验而已,学生们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,仍然是“研究者”而非是“农人”。

浙江农林大学的“种菜课”中,学生自始至终亲历亲为,几乎就与真实的“农业生产者”无异。诚如校方所希望的,这一安排有效推动了学生们“学以致用”,对今后工作就业势必大有好处……然而也需要看清的是,有鉴于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,以及现代大学教育的内在属性,诸如“下地种菜”

之类超高还原的实践课,其实际效果注定不宜过度夸大。毕竟,农学专业的毕业生,还是要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生产者。

大学农学专业的学科目标,旨在培养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人才。他们的核心竞争力,并不在于知晓多少传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实用技能,而在于掌握了多少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。理想状态下,农学专业的毕业生,应该超越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,并成为“新农业”的开拓者、引领者——向资深农民学习下地种菜,更适理解成是为此所做的某种“特殊的准备”。但终究,我们实在不应该期待,学生们真的凭此一技之长谋得一份工作、一个饭碗。

大学教育到底该如何处理与实务实践的相对关系?这从来都是一个问题。让大学生下地种菜不是目的,如何让“种地”真的转化为学生们学科素养、专业能力的提升,才真正值得思考。

| 公 言 |

护士直播配药是对直播边界的反向提醒

□朱昌俊

10月31日下午,有网友称陕西省榆林市第一医院两名穿着护士服的女子,在上班期间用手机玩直播,频繁与网友互动。有网友提醒“配药时直播不怕配错药?”配药的女子则表示她们是专业的,“错不了”,整个直播时长超过1小时。11月1日,院方回应称,两名女子系实习生,目前已暂停其实习工作。(11月2日《华商报》)

一边是配药,一边却是对着手机直播,如此“一心多用”,让人大跌眼镜,“难道不怕配错药”恐怕是多数人的担心。即便参与直播的护士为实习生,也无法收获“同情”。一方面,纵然可以说,边配药边直播的操作是由于缺乏职业训练所导致的意外情况,然而另一方面,如此缺乏职业敬畏和专业理念的实习生,居然能够独自承担配药的工作,医院的管理显然难辞其咎。

种种不可思议的直播现象,引发争议与关注,在现实中其实并不少见。事实上,就连护士在工作时直播也已经不是第一次

出现了。去年就发生过“女护士直播插胃管”的闹剧。类似现象一再发生,其背后所对应的,无疑是当前拍照与直播几近泛滥化的现实。在一个号称全民直播的时代,智能手机的便利,已经让直播可以随时随地上演,操作者也从过去多是职业主播变成了每个人。但直播的“平权”,让每个人都有更多机会展示自己的同时,如护士直播事件所示,也令整个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直播的边界和伦理问题。

不少人渴望通过直播展示自己、吸引关注,乃至维持生活,这或并不具备原罪。可并不是一切场景都适合以直播的方式向外界展示,更不意味着在做任何工作时都可以随心所欲直播。而诸如“护士直播配药”等各式的直播场景,都在提醒我们:直播的摄像头应该是有边界的,应该止于应止之处,而不是无远弗届。

曾经,人们以电影《楚门的世界》来隐喻摄像头的无处不在,及其给生活带来的

困扰。然而,相比摄像头的隐蔽纪录,直播的在线化公开呈现一旦失控,显然将展现出更强和更难预料的负面后果。近年来,像直播这样的互联网在线化分享应用快速发展,而其主流人群又几乎与互联网时代一同“成长”,不仅对新事物接受快,更把在线生活视为一种理所当然。所以,这个群体也往往很少去反问,当我们在直播时,到底是在干什么?更遑论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警惕。在这样一种无意识之下,正常的直播伦理发育自然趋于滞后。一些不可思议的直播现象屡屡出现,也就有着某种必然性了。

所以,在缺乏直播伦理共识和直播边界模糊的今天,如何让直播不变成一种无远弗届的存在,外部的干预措施必不可少。比如,像一些明显有违职业属性和道德的直播行为,直播平台是否能够及时阻断?无论如何,“直播一切”不应该成为一场无底线和无所顾忌的狂欢与放纵。

“亲子作业”不要沦为“花式虐家长”

□江德斌

刚刚过去的万圣节,家住锦江区人民南路一段的李先生夫妇俩忙得团团转。他们的孩子就读的幼儿园老师给他们布置了亲子作业:手工制作帽子、魔杖、披风、南瓜灯。记者走访发现,现在很多中小学都会布置各种亲子作业,制作贺卡、手抄报之类算是简单的,养乌龟、养蚕、养蜗牛,还有手工制作保龄球、房子、汽车……花样百出,虽然名为“亲子作业”,实际大多数都是由家长完成,有家长表示已成下班后的负担。(11月2日《成都晚报》)

“亲子作业”顾名思义,乃是由家长陪同孩子共同完成,并不一味追求结果,重点是在作业过程中,享受到陪伴乐趣,增进亲子关系,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。由于幼儿园、中小学生在受到年龄限制,大多数人的动手能力较弱,部分“亲子作业”难度较大,孩子很难独立完成,往往需要家长的帮助,甚至于由家长完全代劳才能真正

完成作业,这就失去了“亲子作业”的意义,变成折腾家长的负担了。

从实际情况来看,一般幼儿园、中小学老师布置“亲子作业”时,大多是侧重于利用家庭废品制作些小玩意,强调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,或者种植植物、花卉,养些小动物等,用于观察它们的成长过程,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和感知力,以及对生命的呵护和敬畏心。可见,这些“亲子作业”都是具有教育意义的,对孩子的成长有益,难度也不算大,只要花点时间、用点心思,就能完成。

不过,也有部分“亲子作业”的难度太大,或者脱离现实基础,不仅孩子无法独立完成,连家长都无能为力,只有求助于网购“代做”,这就使得“亲子作业”偏离轨道,成为拼爹拼妈拼钱的游戏了。事实上,很多家长吐槽花式“亲子作业”,并非真的讨厌“亲子作业”,实则是“亲子作业”

超过自身能力,在无力完成的情况下,才对花式“亲子作业”产生排斥心理。

因此,需要对“亲子作业”慎重对待,重在鼓励家长陪伴参与,莫将结果做为唯一考评标准。老师布置“亲子作业”时,要考虑到孩子和家长的真实能力,遵循适度原则,以免“亲子作业”变成花式虐家长,遭到集体抵触,反而令“亲子作业”失去应有的价值。

同时,家长也要认识到,孩子教育并非只靠学校和老师,家庭教育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,不可或缺,家长不能将孩子放在学校里就甩手不管,要肩负起家庭教育职责,做好孩子的监护和陪伴。而且,适宜的“亲子作业”的教育意义很大,可以开发孩子的想象力、创造力、动手能力等,让他们在这一过程中,充分享受快乐和成就,从而增进孩子与父母的关系、增强孩子的智商、情商等。